



# 不停飞翔的蒲公英

□冉庆亮

一个温馨的梦，甜蜜了午休，也一把扯走了慵懒。坐到电脑桌前，不经意地外瞰，朗朗秋阳的光芒就携着一缕清清爽爽的风，扑面而来。

我下意识地起立，眼睛逡巡着窗外，但见几片树叶随风飘落。收回目光时，却被阳台上那池蓬蓬勃勃密密匝匝的深黄色蒲公英花朦胧了双眼。

擦拭着感动，竟有一团、两团……毛茸茸的玉球轻轻飘来，在我头顶旋了几下，又旋了几下，最终飘落我手上。这个画面，跟午休梦里的情景那么相似！此刻，善解人意的大脑放映起那个梦了——

是一组影视剧那种回忆似的黑白画面：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中秋季节，风儿裹着蒲公英的花香，直向教室扑来。随之扑来的是身体瘦弱的班主任孙峻老师，吃力地驮着我的同桌大树。

虽叫大树却是一位读小学三年级的少年。这天上午的体育课上，他跳远用力过猛，闯伤了腿脚，痛得卷缩那里直“哎哟”。体育老师就跑过去为其推拿伤脚，大树就“哎哟”得更响了。这时，孙老师闻讯赶来，推来自行车要送他去医院。一拍片儿，结果是骨折了。打绑，服药、输液，医生护士忙得不亦乐乎。“亏得送来及时，不然这孩子就残废了！”医生说，回去得少活动，坚持吃药输液。

孙老师介绍着治疗情况，就安排我照顾大树。他边擦着满头汗边给我们上课。他教我们语文，随其领读，满堂就响起朗朗的读书声了。

读着读着，一股花香扑来，就有一团、两团……毛茸茸的玉球轻轻飘来，在我头顶舞旋，最终飘落我手上。我笑着看同桌大树，他正手捧几个玉球用嘴吹着，天女散花样儿飘舞。

“哇，这飞翔的蒲公英种子好美哟！”他忘情地喊叫。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的孙老师不但没发脾气，反而微微笑着同我们一起分享起蒲公英的风姿了。

孙老师举着那盆开得正艳的蒲公英说，她坚强勇敢执着，四海为家，一旦落地，就痴痴地碧绿芬芳一方热土，还不求回报，正像她的花语一样，“无法停留的爱”，不停地飞翔播撒爱。

梦到此戛然而止，思绪却在现实空间里清晰地穿越：这哪是梦啊，分明是刻骨铭心的真情体验！说来大树就是个孽种，唯恐耽误学业，说啥也不住院。孙老师就一直坚持背他上下学，直到四十天后痊愈。

后来，因交不起学杂费，父亲逼我退学了。孙老师又五次三番登门做工作，并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中垫付了我的学杂费，我才得以幸运地继续读书。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跟大树双双大学毕业，并在南方一个城市成家立业，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夫妇，常常想起孙老师，经常给他写信，感恩他对我们的爱。是啊，如果不是他无私的爱，哪有我们当下的幸福啊！“至今我还欠着孙老师100多元医疗费呢！”大树内疚地常常泪水连连。

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们飞回家乡看望孙老师了。可是学校领导说，他去了北方一个城市跟儿子一起生活了，但地址不详。

有天晚上我们看电视，却意外惊喜地看到了孙老师。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年届古稀的他是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

原来，孙老师十年前退休了，患了糖尿病、心脏病。他退掉了儿子在城里为他买的新房，只身回村办起“楠歌书屋”，在免费展阅各种书报的同时，无偿为乡亲们送去法律、科技书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默默奉献着余热。

有一年一个冬日，他去望河村为一个苗木专业户送《葡萄栽培》一书，回归半路突发低血糖，被一位乡村医生相救。不久前，他去三义村宣讲法律知识，调解纠纷，突发心脏病，又被在场的人及时送去医院。

在这之前，就有许多乡亲和他一批批的学生，就以不同方式向他感恩，他不是谢绝就是避而不见。这次住院，他千方百计封锁着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们辗转打听寻找，终于见到了孙老师。他说，别人挽救了我两次生命，当涌泉相报，可他们或许早已忘记或不求回报。

他又喊了我的名字说：“兰兰，你们还记得蒲公英的故事吗？我想最好的感恩方式，应该像蒲公英那样不停地播种爱心。播种的人越多，世间的爱就会越多，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美好！”

听罢，我和大树的泪水立时就溢满了满脸。



# 无端错过



□文/心珠漫漫

我喜欢花，听到名字就总想知道它的样子，哪怕图片也行，待到见了图片，又总想着见到它的真身。

前些日子听一位老师说，打碗花和田旋花同属田旋花属，但在北方打碗花多见，而田旋花少些。打那儿开始，特留意路边的野花，希望那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里，能找到我相想的田旋花。很多日子都不曾寻见。

那日去沈家做小麦测产活动，快到那块示范田时，看到了很多开得很欢的田旋花。对，我确定是田旋花而不是打碗花，它的花托比打碗花小些，颜色也稍有不同。如见了仰慕许久的明星般欣喜，好想拍几张照，看着自己慢得跟蜗牛一样的手机，想着算了，像素也还那么慢，还是活动结束后用相机拍吧。谁知活动结束后，忙着跟车走了。日日想念的田旋花，就这样错过了。

跟喜欢花一样，我也喜欢笔记本。看到喜欢的，总会去买，软皮的、硬皮的，大的小的，厚的

薄的，甚至一样设计不一样图案的、一样图案不一个颜色的……

喜欢就买，买来却不一定非要马上用，总觉得这么好看的笔记本，怎么也要配上一个更好的用途。写作业、做笔记，不好，拿个更普通的本子替代就可以了；画画，不好，等要画得好看才能往这上面画，不然，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纸张。工作后依然如此，用不着也会买，留着以后用啊。故而总是买得多，用得少，很多年下来，家里竟攒下了许多不着一字的本子。

老公笑话我，要那么多本子做啥用。看着落寞的它们安静躺在角落里，我也无语，只好嘴硬，给我孩子用。可，我宝贝的笔记本，我的孩子上学时也不一定会喜欢了吧，年代不同，审美观自然不同，到时候再被它们嫌弃咋办？因为珍惜，总觉得要给它们配上更好的用途，以致白白错过了。

喜欢我们街上的四奶奶，待人和善，说的话也暖心。我在老家带孩子时，她经常逗我女儿开心，八十岁了还时不时地接过孩子去抱一下。每次回老家，我都要领孩子去看看她。看她开心得揽着孩

子看了又看，笑着直说“又长高了啊”。心里总是暖暖的。每次她跟我母亲聊起我，总会提到我的女儿，小时候她经常见，长大些便经常念着。

年后第一次回老家时，我没带孩子回去，也就没去她家，总觉得要带孩子给她看才算对得起她。“下次吧，下次带孩子了再去看她。”我跟母亲商量着。

孩子上学，我也忙着，回老家次数也少了。就在前几日我给母亲打电话时，母亲说：“四奶奶走了，恶性肿瘤。”心顿时无比失落，总以为好人会长寿，总以为那么大的年纪是不会得那种恶性病的，总以为我回家，她都会在的。

没想到，本可以多次的见面，竟那样白白错过了。

挂断电话去超市，在外面小店见了件衣服，穿着还行，算不得最喜欢却也不讨厌，犹豫着要不要买时老公说，“算了吧，回头再买好些的。”

听到这话我竟在那一刻没打

艮：“就要这个了。”

看到他很吃惊地笑，心里竟是说不出的感觉。

##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jwbjrjy@163.com qq群:229717843

## 巢

□文/张新文

坐在车里返乡  
总喜爱一闪而过的树木  
以及偶尔倏忽出现的  
那个挂在树梢的黑点——鸟巢  
儿时，我说它是粗瓷大黑碗  
留不住温饱饥渴在鸣叫中  
依偎取暖  
情窦初开，我说他是一朵花儿  
开在最高的枝头  
黑，它宁愿走到艳的背面  
对着太阳灿烂  
对着星月依然盈盈的纯真  
中年了，我说它是我儿时用过的  
荆条编制的篮子装满了  
乡愁  
骨架和老屋一起开始坍塌  
树木和炊烟一起远遁  
惟有，那个黑点  
和思乡一起蜗居到  
心里  
磕出的痛只有  
泪滴知道



## 草有芬芳

□杨海燕

草也有芬芳。这是我们厂一个女孩告诉我的。

注意她很久了，她和我是不同部门的同事，一个二十岁左右漂亮的女孩儿。起源是因为她在食堂打饭的一件小事。那时候，我们打完饭，经常会忘记盖锅盖。而她，每一次装好饭，会顺手把锅盖严严实实地盖好。有一次我夸她细心，她莞尔一笑说：“把锅盖盖好了，后面打饭的同事，吃到肚子里的饭就是暖的。”

这天早班停电，我与她一起走向车间门口的一块绿地。看着她那和着胶水、用轮胎皮补起来的鞋底，我有些不忍地问：“你这样拖着脚走路，很费鞋吧？一个月要换几双鞋？”

“一般情况下是三双。如果要出去玩，走路多了，会多要一双。呵呵，再好的鞋也禁不起在地上拖呀！”她平静如水地答。

我与她一同坐在厂区树下的石凳上，身旁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还有各个部门种下的花：有桂花、紫金花、栀子花，还有倒挂着花朵儿的曼陀罗。清晨的阳光还未完全露出整张笑脸，花和草儿都挂着晶莹的露珠。看着眼前绿地上的花花草草，红绿镶嵌，相互映衬我满心欢喜。我问她：“你喜欢什么样的花？”

“都喜欢。花都是美丽，草都是芬芳的。”她对我说。

“草也有芬芳？”我疑问。

“是的，只要你俯下身去闻，草也有芬芳，而且每一棵小草的芬芳不同，有善良的，有快乐的，有坚强的；不管有没有眼光注视它们，它们都自顾自地绿着。”她坚定地回答。

我俯下身看那些默默无闻、低到尘埃里且歪歪斜斜贴着泥土的小草，那些被“不爱草”的人踏过的小草。它们在湿漉漉的泥土上扎着堆，密密麻麻地、努力地向地面生长着。而当我俯下身去的时候，的确闻到有清新的淡淡的幽香。

这时，不远处有同事在叫“来电了。”

她急急地站起来，迈出草地向车间的方向，拖着抬不起的腿“走”去。走的时候，手还得一前一后甩着，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她一直靠着绿化道的边边走，鞋底边的那块轮胎皮，因为走时长时间的拖地已经开始磨损。

路上的同事嬉笑地从她身边走过，只有她一步一步走，走得那样艰难！

“为什么你老靠道的边边走？”我问。

“我如果走在路中间，同事一定会担心撞到我，他们就走得道边边了。”她说，清秀的脸上是无尘的笑。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境不好，初中毕业就出来赚钱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腿不好，要把上学的希望留给弟弟，培养弟弟上大学。

她如同草坪上那些被命运“踏伤”的小草，但草儿怀有善良、执着、美好、坚强的品格，不需要我俯身去闻，它的芬芳已盈满路人的心扉！